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宋

紀

綱

目

卷之六

# 史記論文序

文自六經以外。其是非鮮不謬于聖人者。班固以此譏史遷。而所撰漢書。則漢初之文。實仍遷舊。是固能彈遷是非之失。終不能訾毀其文之不工可知也。顧遷之爲此史也。亦不必文盡由己。乃雜采古史舊聞。以及詩書左傳國語國策諸書。而裁以己之法度。卽能使讀者忘其舊。而祇見爲遷文之美。斯又非固之所能事也。惟是唐虞以前。在孔子亦患其荒昧。未敢述作。已棄置于刪定之餘。遷則儼然成史。又隱然有孔子而後。五百年在斯之負。後世守經之士。不能不以此疑之。然遷史卽非古今之信史。其文實爲古今之至文。試歷觀漢後自晉唐宋以迄有明。能文之家。莫不各抒己見。以爲賤隲論斷。其尊而信之。幾與六經相埒。如凌氏所彙評林一編。可徵也。竊嘗歎之。固知譏遷之失。不知後之譏固。乃更甚于遷。苟因文誅意。必以聖人爲準。因而是非其人。以是非其文。彼三代而下。無完人。斯無完書矣。故知以是非論是非。不若以文論文之爲得也。夫時閱數千年。讀其書而好之。其人又號稱能文者。不知幾十百輩。而要歸于一辭莫贊。若評林所載。自史記以還。誠罕有其比。謂非古今之至

文而能然與。此毘陵吳齊賢之讀史有得。而論文之所由名也。齊賢老生好學。至暮  
年不倦。余令梁溪時。特親造其廬。觀所著述。最後出此書。見屬曰。是一生苦心所寄。  
願鏤版行之。余悲其意而諾之。既受而歸。患鞅掌簿書。未遑卒讀。又竊意誦習家業。  
有凌氏之刻。以集大成。齊賢卽精心鑽鑿。當無能別出手眼于昔人之外者。及退食  
之暇。時手一卷。紬繹其趣。見其條晰脈絡。剔劃指歸。一篇之中。闡發精蘊。殆無片言  
隻字之不研索盡致。信有得乎史公文心之微詣。而能挾指其手筆經營之妙者。不  
禁歎絕齊賢攻苦一生之言。良爲不誣。乃自江左攜而入閩。移粵。十載間。皇皇幾務。  
得以文籍娛悅之時絕少。不獲校讐其抄本。字畫之訛。與鈎勒句讀之外。及今丙寅  
之春。始訂正終卷。微參己私。付之剞劂。而論文之書出焉。惜乎齊賢之不及見之也。  
噫。若余者。其奚足與于論文哉。持此以報齊賢。或不謬于史公然諾之義云爾。康熙  
二十五年丙寅山陰吳興祚

# 史記論文目錄

## 第一冊

五帝本紀

夏本紀

殷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 第二冊

孝文本紀

孝景本紀

褚先生補

孝武本紀

褚先生取  
封禪書補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闕

禮書 取缺 荀子先 補生

樂書 取缺 樂記先 補生

律書 生缺 補褚先

歷書 生缺 補褚先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 第三册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魯周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宋微子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王句踐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 第四册

魏世家

韓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第五册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 第六册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田儋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附丞相列傳褚先生補

酈生陸賈列傳

傅靳蒯成列傳

### 第七册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越尉佗列傳

東越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羣列傳

第八冊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儒林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佞倖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褚先生補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論文 第一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

聰明。史記多排宕變化之筆。而開頭一章。獨用排調。此由生而成順。年歲排五句。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

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黃帝止

伐蚩尤兩事俱作兩層寫。先提神農立案。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提蚩尤立案。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

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菽五種。撫萬民。度四方。又排四句。數目敘。教熊羆貔貅。虎以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序完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

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序完伐蚩尤事。阪泉而諸侯咸尊軒

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一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上平者去之。起披



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

北。逐葷粥。排四段以東西。南北序末句變。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

營衛。一又以遷徙出奇。總四方而定邑偏。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

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一獲寶鼎。迎日推策。奇句迎日定時也。推策衍著也。日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四句作時

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侑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

火財物。五句亦作一排。然中有變調。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又一總黃帝二字亦作兩次寫。黃帝二十五子。其得

姓者十四人。虛。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

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先提一句直貫。至高辛傳末。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

昌意。降居若水。玄囂昌意雙序而玄囂伏下。獨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

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一帝顓頊。高陽

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高陽紀即取黃帝紀收小故序法。略而不詳。然包羅已盡。高辛紀同。靜淵以有謀。疏通而

知事。神明聰明。之類是也。養材以任地。披山通節。用水火也。載時以象天。迎日推策。倚羅日星也。依鬼神以制義。

幽明之占死治五氣順生之義也天紀也潔誠以祭祀鬼神山川

陟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西北東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山川日月等日月所照莫

不砥屬一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窮蟬伏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玄囂接是為帝嚳一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世系倒

法自玄囂與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接還顓頊是北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誓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

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

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四語帝嚳

漑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與顓頊一樣寫俱約帝嚳娶陳鋒

氏女生放勳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

帝堯帝摯放勳亦雙帝堯者放勳帝堯獨不重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奇俊於五帝紀中用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形車白馬下接入尚書文絕無

形車白馬下接入尚書文絕無

痕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先分命四段分命羲仲居郁夷。曰

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段一申命羲叔居南

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其民因。鳥獸希革。段二分命和仲居西土。曰昧

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毼。段三申命和叔居北

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獮毛。段四竟作四比。其對偶

多變。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又作一結。中作四比。另成一

化。篇小。堯曰。誰可順此事。即頂授時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此為求賢

本先借丹。堯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

漫天不可。此又借共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

使治者。皆曰。繇可。堯曰。繇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此又借繇堯於

是聽。嶽用繇。九歲。功用不成。凡作三段。三屬始入舜事。文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

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

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

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

女於滂。納如婦禮。堯善之。以上堯典以下接一舜典合序舜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

百官。百官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又於四門上註一句堯使舜入山林

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總一句接下乃順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

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又於文祖一註一句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又插一句提直貫至篇末皆攝政之事舜乃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正與義和事相照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祭祀略序下巡狩乃詳正詳略相間

妙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班瑞事少詳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句望

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

擊如五器。此巡狩之事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授時事四段俱

詳巡狩事亦四段一詳三略正以照映間發為奇歸。句。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總結巡狩班瑞事肇十有二州。決川。分地濬川去封山事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五句一總四眚。棗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靜哉。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洪水。堯以

為不可。嶽疆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插一段重

出三苗以為流放之故。是史公章法。於是舜歸而言於帝。有體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謹兜於崇

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彝。四罪而天下咸服。一

以變北狄等句妙放流中具。有仁厚具有經濟是五帝德。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

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總括堯事以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

舉樂。以思堯。一完堯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

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

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因禪受之際故又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

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

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一舜虞者名曰重華。重

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世系亦

接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直追至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

帝舜皆微爲庶人。又順序一段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

後妻。不言愛象而曰愛後妻子說得入情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

日以篤謹。匪有懈。頓住下又起一頭舜冀州之人也。點一句先註明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

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殺舜事作兩層寫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

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遙接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

其外。舜居澠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一舜耕歷山。間接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

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三皆字三成字俱作疊句相應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

倉廩。予牛羊。先提衣琴倉廩牛羊是瞽叟尙復欲殺之。殺舜事作三層寫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

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

既入深。入深妙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

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雖不及孟子簡

淨然寫得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

其庶矣全與孟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又點一句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一遙應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

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顧堯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所布之內平外

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

惡忠崇飭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

杌此三族世憂之四凶作兩段至於堯堯未能去又顧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

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另敍一段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

族遷於四裔以御魘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夾前四門事舜入於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遙接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遙接舜得舉用

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遙接堯紀一

妙行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先列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又顧堯

後序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又接入尙書事前命十二牧。

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彝率服。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

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命禹舜曰。棄黎民始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命稷變法簡淨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命契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命皋陶舜曰。誰能馴予。工皆

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命共工變法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命益

帶朱虎熊羆變法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

維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命伯夷變法下夔龍二段皆接此然字而下以夔為典樂。教禘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母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命夔變法帶夔自序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

振驚朕衆。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命龍上九段應前列名而序法變一換如火如錦然前多一彭祖未序



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總結上九段合四岳三歲一考功。三考。細

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

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又將諸臣之功總敘作

石率舞已自敘在前也亦見錯落變法唯禹之功爲大。提禹獨敘以爲禪天下張本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

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句北發。句西戎。句析枝。

句渠廋。句氏羌。句北山戎。句發息慎。句東長鳥彘。句四海之內咸戴帝

舜之功。稱禹功而仍歸帝舜是舜紀體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帝舜歸功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

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又就

總序收完舜事是爲零陵。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旂。往朝父瞽叟。夔夔維謹。如子道。封弟象

爲諸侯。一舜之明德孝弟爲大故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

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省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

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先收完堯舜兩段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

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妣氏。契為商。姓

子氏。棄為周。姓姬氏。一總收五帝五段因九臣又帶序三代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即捷轉然尚書獨載堯以來。二而百家言黃帝。其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三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四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又點東南西北至長老。皆各往往

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五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六轉古文。予觀春秋國語。

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七書缺有間矣。其軼乃

時時見於他說。八轉將尚書。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九轉轉

往復可環文筆。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文不故著為本紀書首。

史公作文。雖序許多人。其實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自有神理貫串。線索通聯。如

五帝一紀。大者止天地山川歲時日月禮樂制度。設官分職。有衍為數百言者。  
有縮為數字者。節節照應。處處融通。而互相映發。處幾神尤泱結。處一總收盡  
通篇徹尾。徹首並無間斷也。○序五帝世系黃帝之後。由玄囂而昌意。下接昌

意成高陽至高辛而復接玄囂高陽生窮蟬隔高辛帝堯至舜而復接窮蟬章法  
 原成一奇筆法絕無律乃開卷第一篇純用莊重筆墨蓋因  
 變化為國語而秀法絕無律乃開卷第一篇純用莊重筆墨蓋因  
 排五帝之紀遂成五帝之文亦純氣守中且堯舜二紀純用尚書孟  
 改字面非是太史公之文亦純氣守中且堯舜二紀純用尚書孟  
 痕跡豈非神手但尚書中凡古與俱刪削然時有所隔天  
 實為史公就其光氣而不必問誰氏之寶也如諸書有刪潤者有直述者既  
 明在史記中即就其光氣而不必問誰氏之寶也如諸書有刪潤者有直述者既

### 夏本紀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

世系亦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又提兩句順序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

得在帝位。為人臣。又提一句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

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

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

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

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在禹紀中序殛鯀之事卻回護不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

續繇之業。一繇子以著天下之公。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

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一引尚書一段是。續繇業之註脚。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

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疊疊穆穆，為綱為紀。一禹之德。禹乃

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一禹之事

先略提安放。下乃詳序。禹傷先人父繇功之不成，受誅。間接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

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澮，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

行乘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

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先總序一段九州九

下乃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先序九州冀州既載，壺口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常

衛既從，大陸既為，鳥鱗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一濟河維沈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

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士，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

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潔通于河。一海岱維青州。嶠夷既畧。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鈔松怪石。萊彘爲牧。其篚禽絲。浮于汶。通於濟。一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彘蠙珠。鳧魚。其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通于河。一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鳥彘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一荆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土夢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杔幹栝栢。礪砥磬丹。維菌簠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涔于漢。踰于雒。至于南河。一荆河維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錫貢磬錯。浮于雒。達於河。一華陽黑水。維梁州。汶嶧既藝。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彘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

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咎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一黑水。西河。維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沔。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荆岐已旅。終南敦物。芘於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瓊玕。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沔。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一序九山其實州完道九山以下序九山其實隨山以道水也。汧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一序九山其實山完道九川以下序九山其實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納。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潏。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沈水。東爲濟。入于河。洸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

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

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灑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序九川完於是九州

攸同四輿既居九山棨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又提九州九山九川九澤作總結完治水事下乃入

治賦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

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彛二百里蔡要服外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一

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以上訓譯禹貢全文而提綴處并九山九川以外等字史

公添入眉目更清楚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

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

在己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

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予未有知。思贊道哉。一 以上刪 皋陶謨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橧。行山採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



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汝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挫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以上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二句總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卽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一。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

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一 以上即用孟子事 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一 註一句直

應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

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刑。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

于右。右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

予則帑僇女。以上略 刪甘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一誓。結甘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

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

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一 虛序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

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

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扁立。帝扁崩。子帝廩立。帝廩崩。立帝不降之子孔

甲。是爲帝孔甲。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一孔

甲崩。子帝臯立。帝臯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間

借會稽一結  
致天然

此紀全述禹之明德故禹貢臯謨益稷羅列於篇首既重矣故後只借甘誓一篇襯貼自太康以後一頓點次即完局勢然也故即少康后羿之事亦不及詳序在文論文法不得不如是也若不論輕重不論堆垛一槩排列乃甲乙帳而非史公之書矣○禹貢一篇是千古奇文尙書中渾厚天然前段如九州分劃疆界井井後段如衆流奔湊氣勢洶洶乃經史公加數字點次便覺眉目分明另是一種姿致豈非奇才

### 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不詳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

之因孕生契。一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

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

百姓以平。契事只略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

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一

成湯以前世系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帝誥虛湯征諸侯。葛伯不祀。

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

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一湯征略伊尹名阿衡。接上補出伊尹作附傳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

九主之事。質序之中忽用虛致是傳疑體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

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女鳩女房虛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

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

吾網。左右句刪一者字更古勁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

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

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

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

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

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罔倖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湯誓略於是湯曰。吾甚

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犇於鳴條。一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朶。俘厥寶玉。義

伯仲伯作典寶。典寶一虛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夏社一虛伊尹報。於是諸侯

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鬻作誥。中鬻一誥虛既絀夏命。還亳

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

汝。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日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

怨。以令諸侯。一湯略伊尹作咸有一德。一咸有一德虛咎單作明居。一明居湯乃改正朔。

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一三代制度只三句點完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

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一明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

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一伊訓肆命徂后三篇虛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

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

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太甲訓虛褒帝太甲。稱太宗。一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

丁之時。伊尹卒。伊尹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

立。是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

侯或不一般道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

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一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

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咸艾太戊原命三篇虛殷復興。諸侯歸

之。殷道再興故稱中宗。一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隰。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

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殷道一再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

一殷道三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

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帝南庚崩。

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

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殷道一三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

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殷民

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

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

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殷道一四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

殷復衰。一殷道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一盤庚虛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

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

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

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

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一帝武丁

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殛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母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

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一殷道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

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一高宗彤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

淫亂。殷復衰。一殷道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帝庚丁

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

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一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



雷武乙震死。一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一殷道五衰之帝後竟不復振

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

辛。天下謂之紂。一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奇句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

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

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

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中以許多之字長短錯落掩映○紂事先虛序下乃

實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憲淫。紂怒殺之。而醢

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羑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

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一而用費中。爲

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疎。一西伯歸。乃

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一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廼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一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周以前俱稱帝。稱王當自文王始也。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一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

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

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彘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殷本紀以興衰二字作眼中以五與五衰一起一伏經緯通篇中則簡質明晰收束淨盡無瑕可指亦是一篇好文字

### 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

說。句欲踐之。句踐之而身動。句如孕者。句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

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句遷之。句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

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一句法錯落古峭以七之字作致棄為兒時屹

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

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

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

德。一后稷頂陶唐虞夏以下逐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

務不甞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一不甞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公劉頂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

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一

作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一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

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古公亶父又積德行義。

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作民怒欲

戰添一倍色澤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

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左氏佳句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

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

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

皆歌樂之。頌其德。一作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

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一古公卒。季歷立。是為

公季。公季修古公道。古公季頂篤于行義。諸侯順之。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

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西伯又頂后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

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

之。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

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

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一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

之人。未見西伯。作未見西伯妙潛移默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

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輕輕點出受命二字為下文作

勢如此文明年伐犬戎。一明年伐密須。一明年敗耆國。一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

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一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

都豐。一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

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

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就文王

遍借追王事結到太王王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

王師。修文王緒業。一武王又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

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齋

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

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旣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僞太誓文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歸。一作頓伐紂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

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

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太誓虛下乃櫟括太誓牧誓而自為章法告於衆庶。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湯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下文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

長。及庸。蜀。羌。髳。微。纘。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起如風雨亦有千人萬人之勢如見當日軍容

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

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四使字俊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子

兩句顛倒成法。尙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六步七步四伐五

以壘句應還前段。勉哉夫子。又壘一句精神之極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

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

王。忙處偏用開筆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

火而死。完紂事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

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一路四諸侯兩商國字連絡而下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

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太白至此一氣是一樣文法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

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

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又用對法句法變武王已

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閔天皆執劍以衛武王。

一段是外邊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

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一段是裏邊奔走贊襄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

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



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拜稽作兩層寫讀。祝至上帝句。武王拜。封商

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先

封祿父不與下同序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

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多少命字層虛句寫。○自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一插武成虛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

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

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以上四段一段翼衛一段贊襄一段命召

楚楚班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

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忽用奇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

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六字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

佳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兩天室正指前邑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自九

此本汲冢書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一

借縱馬放牛事結完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

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洪範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

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金滕事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

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

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

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

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尙書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

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大誥微子命歸

誥梓材周公行政十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一成王在豐。使召公

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前應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

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

大。頂周頌再提先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

窟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

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此是耀德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訴戴武王。以致

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此是兵夫先王之制。邦內甸

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蠻要服。戎翟荒服。層一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層二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層三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

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層四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層五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

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六層逐段卸不覺其煩重是千古妙文。有布

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于德。無勤民於遠。頂耀德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頂甸

段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天子應先王。」予必以不享征之。且

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凡四段四呼先王至此結穴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說實事只此一掉並不實說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

者不至。一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

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

罪，惟鈞其過。上一段頂一段此一句頂一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排五段句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排五句命曰甫刑。一畧。穆王

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絜扈立。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

之王。先立一句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國語無不字是

王御不叁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一。共王崩。子懿王躄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詩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先立一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轉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又轉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一。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一。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忽作一

意義已完下乃再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

作莊語起法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多少

錯落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

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上有防川一喻此又作山川原

隰兩喻上反下此三平文法佳勝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

其口。其與能幾何。作商量語結不說煞意味無盡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

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

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

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明說周召二相行政故名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

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

周。一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一宣王不修籍于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籍千畝

虛寫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一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一料民事亦虛寫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

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先立一句國語多用此法夫天地之氣不失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一層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二層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三層夫水土演而民用

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四層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

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五層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

六層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七層逐層說入平序，是歲也。三層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七層逐層說入平序，是歲也。三層

川竭。岐山崩。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

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先點褒姒伯服後乃補入史記夏后事妙矣乃借伯陽一歎亦曰周亡矣禍成無可奈何只一句耳乃分

作兩半中嵌史記夏后氏一段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作夾序法關鎖前後不益奇邪。

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三疊句法好莫吉，卜請其簒而藏之，乃吉。於是



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滌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滌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鬻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一段文法另出手裁似史記原文殺之去之止之藏之愛之十五之字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接前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先提案幽王以虢石父為卿。又起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補明國人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歸到申申侯怒。與繒西彝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應遂殺幽王。驪山下。幽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一平王立。東遷於維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一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一借春秋爲提綱後世家同五十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一找明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一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

一弑君附見周政從此不綱矣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他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一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一插齊桓事王衰而霸起世運變易之大端也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闔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犇温。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頹爲王。樂及徧舞。鄭

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頹。復入惠王。一惠王十年。賜齊桓公伯。一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一叔帶事作三節寫此叔帶奔齊桓公

史記

論文

周本紀

二十一

中華書局印行

使管仲平戎於周。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詞命王曰：「舅氏。余嘉乃

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一十九年，齊桓公卒。一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

叔帶復歸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

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以滑與衛事補出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

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

伐鄭。一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

從。王不聽。一十六年，王紉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

以我為慙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此叔帶乃亂翟人遂入

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紉翟后，與居溫。一十七年，襄王

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

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於河陽。」一

十四年，晉文公卒。一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一插晉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頌王壬臣立。

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一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

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間鼎事十年，楚莊王圍

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

年，晉殺其君厲公。弑君附見迎子周於周。立爲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

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弑君附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

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一節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

猛爲王。二節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三節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四節敬王元年，晉

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五節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爲臣。諸

侯城周。六節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七節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於周。

八節八節。事序。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弑君附見四十一年，楚滅陳。插楚事孔子卒。

插魯事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

智伯。分有其地。插晉事二十八年，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

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

皆定王之子。一註一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

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一二十四年崩。子安

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一插楚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一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霸。九年。致文武胙于秦

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

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一四十八年。

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

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

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即美珥之智。文法亦俊捷。八年。秦攻宜陽。

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一掉言周

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二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爲秦

取周之精者也。三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

秦。必入郢矣。一結得委蛇與掉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

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

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

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于韓。而聽于秦。住語秦召

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

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一簡蓋

是一篇小文字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謂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

重寶。王按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與上節一王報謂成君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

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先作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

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

楚病也。

兩楚病也。激轉相應。

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

一作縱。

韓相國大怒。

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

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

果與周高都。

兩縱之後分兩層寫兩山迤邐一起一伏峯回岫轉各成奇觀。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

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

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

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

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

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

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養由基事虛寫說白起事亦虛寫即此便住妙。

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

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

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

亦先作一縱。

因謂秦王曰：梁非成

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先一縱此一挽與前一縱文法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一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者不攻周。先立一句下以轉勝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一轉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二轉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三轉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四轉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一少轉折數句中多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一折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二折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一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一周君王報卒。周民遂東亡。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豳。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世運至周文盛事煩矣乃八百餘年收入于丈尺之簡牘而或煩或簡或正說或倒序或自出己裁或泛引他書行自為行隊自為隊分之各為一章合之共為一篇搏挽之妙有神力存焉豈非大手筆乎○前段引尚書古與離奇後段引國策流利簡淨而刪裁之中自出手眼所當細看

### 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為後好馬畜伏案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業至此一結大費生

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秦世系自大業至此分作兩枝其玄孫曰費昌。單頂費氏

一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彝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費氏

一枝至此下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

御而妻之。前有女脩。女華。姚姓。玉女。故以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

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一結秦初盛其玄孫曰中澆。在西戎。保西垂。此二句

根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

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

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句死。句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又分出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

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

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

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自季勝以下一枝惡來革者。蜚廉子也。間蚤死。

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

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高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湑。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戎一女防至此又分出秦再盛。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完大駱一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一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一秦一結三盛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一襄公元年。以女弟

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爲戎人所鹵。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一結○秦四盛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句。卒。句。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一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酈時。用三牢。一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一結○秦五盛十九年。得陳寶。一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一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爲殯公。未立而諡公。故曰賜也。殯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殯公子立。是爲寧公。一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一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四年。魯公子翬弑。

其君隱公。弑君附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

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因下有三人。事先寧公卒。

大庶長弗忌威壘二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一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

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

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

昭公。弑君附見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

稱等殺其君襄公。弑君附見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

齊桓公。齊晉為疆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齊晉事二十年武公

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

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鄆。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一秦一結。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

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一與前同宣公元年。衛燕伐周。

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周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

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

伐山戎。次于孤竹。齊事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

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齊事五

年。晉獻公滅虞虢。鹵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鹵百里奚。插入以爲

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

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

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遊。困於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

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

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上三段此以兩語結文。稍淨。是以知其賢。於是

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一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

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因伐晉帶序晉即起下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齊事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間接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

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簡序

處文法丕鄭聞之。句恐。句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

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句便。句繆公許

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犇秦。

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

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一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

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

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

相望。至絳。倒句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

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

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靡下馳追之，不能得。

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

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一繁冗之處，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

者三百餘人。食善馬一句不明而忙時不及回筆，故於此插入一段史記正於此等處見才。更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

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

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一結完食馬事。於是繆公鹵晉君以

歸。間接即以於是二字兜轉何等敏捷。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

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

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

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

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一秦七結，一秦七盛。十八年，齊桓公卒。齊事，插序。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

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

而晉輕，亦更立他子。而晉輕者，蓋曰晉以我無母家而輕我也。映上方有情。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



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

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人送

重耳。序事簡淨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一其秋。

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

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一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一晉事插序晉之盛乃秦之力也且與上下

文照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

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一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一晉事插序伏下

滅滑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

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

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

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

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

必於殺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

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鹵。因獻其牛。曰。聞

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

今已覺之。往無及矣。用近調全不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

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

無一人得脫者。鹵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

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

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

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同上收束簡淨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

成王代立。楚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且頓

插由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由余聞繆公賢。故使由余

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彝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

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彘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鹵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由余事一又頓住。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間接孟明事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

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一序法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問接由伐戎王。益國十

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一結三十九年。繆公卒。

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

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彘。然不

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尙猶遺德垂法。況奪之

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一段入論贊一穆公子四十人。

其太子瑩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

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

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一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

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雋餘詳反。合謀

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一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

公。弑君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楚事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

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楚事

序插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

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年。

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弑君附見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

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二十七

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弑君

附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

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

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楚事插序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哀公

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弑君附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

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一晉公室卑。而

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結上秦晉一相伐之案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

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

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

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一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綱以孔子相魯提

然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綱後諸世家皆

十年卒。子悼公立。一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爲悼公。六年。吳

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弒君附見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

先吳。吳疆陵中國。吳事插序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弒君附見十三年。楚

滅陳。楚事插序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法變插序厲共公二

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灑河傍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潁陽。晉取

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晉事插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

十三年。伐義渠。鹵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

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

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

也。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

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一世系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漸洛

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秦晉事又作一束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鹵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彘翟遇之。另作議論一段起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接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一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一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一不復能東征至此又盛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齊事插序。二十二年。衛鞅擊魏。鹵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鹵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先提綱下倒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殉。



秦國一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齊魏爲王。

齊魏事插序下卽稱齊王魏王矣。

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

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鹵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

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

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

韓亦爲王。

魏韓事插序魏前已爲王矣。因韓而重序也。

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爲元年。一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

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鹵其將申差。敗趙

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

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

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燕君讓其臣

子之。

燕事插序。

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鹵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

章擊楚於丹陽。鹵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

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一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補序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

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齊魏韓趙等事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為丞

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

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

為漢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鹵公孫喜拔五城。十五

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冉免。封公子

市宛。公子慳。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

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

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齊事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

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

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

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

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鄢。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一。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

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齧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齧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損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齧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鹵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

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一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鶩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鶩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鶩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蒙鶩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爲三十六郡。號爲始皇帝。

一結  
秦十盛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

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另作一段小結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本紀是提綱之體法不得詳序詳序便累墜矣其中必插列國事相照映者正  
 與周紀諸世家扭成一片也然近秦而與秦為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足以  
 難秦者無如楚故插晉楚之事為多○篇首序世系分支派處極其明晰逐節  
 逐段所宜細看○秦之自微而盛凡作十結至始皇并天下號皇帝已極盛矣  
 而偏作一小段以極敗與數語結之盛極而衰亡也忽焉使英雄之心灰冷諸  
 秦與始皇紀原應作一篇止因事太多篇牘太長不能盡收故分作兩篇耳諸  
 先生以為不應為秦  
 立本紀者未免太泥

###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  
 立為秦王。一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總敘一段接上篇單敘呂不韋為相  
 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先提一句為李斯為舍人。蒙  
 騫王齮。庶公等為將軍。一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騫擊定  
 之。一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一三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一王齮死。一十月。  
 將軍蒙騫攻魏氏。賜有詭。歲大饑。一四年。拔賜有詭。一三月。軍罷。一秦質子歸自趙。

趙太子出歸國。一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一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一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一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一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一因迫東郡衛所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一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句反。句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一卒在屯留與蒲鶮者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一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一十九年。彗星見。或竟天。一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一己酉。王冠帶劍。一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尉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



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此亦舍人之更輕者。奪爵遷蜀而使之家於房陵也。四月。寒凍。有死者。一楊端和。攻衍氏。一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月一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一桓齮爲將軍。一齊趙來置酒。一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一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一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鹵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尉繚無傳

故於此詳之。仍帶李斯一句者。并天下之謀。出於李斯而不專是尉繚之謀也。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

攻關與櫟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斗食官名。二人從軍耳。取鄴安陽。桓齮將。一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

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舍人之臨喪者。晉人逐秦人奪爵是一樣。五百

石以下。官小。雖臨亦與不臨者。遷而不奪爵也。是一樣。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一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一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一十三年。桓齮攻

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一王之河南。一正月。彗星見東方。一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一韓非使秦。秦用

李斯謀。畱非。非死雲陽。應前謀。一弱秦句。韓王請爲臣。一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

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一初。令男子書年。一魏獻

地於秦。秦置麗邑。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

川。地動。一華陽太后卒。一民大饑。一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

將河內。羌瘝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三。路

端和圍城。翦瘝定地。而於東陽得趙王也。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

史記論文

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一始皇帝母太后崩。一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代之。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一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一。王翦謝病老歸。一新鄭反。一昌平君徙於郢。一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一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鹵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一昌平君秦所立故稱反。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一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一還攻代。鹵代王嘉。一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一五月。天下大酺。一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一秦初并天下。一六國既畢。一句總收。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鹵其王。一段。定韓寡人以為善庶。

幾息兵革。中頓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

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一段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

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一段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

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一段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

國。一段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鹵其王。平齊地。一段定齊六段文法。寡

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

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并天下後借此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羸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

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

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

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一文字簡古有法其推崇始皇處只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

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

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一段始皇推終始

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

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

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一段正朔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

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

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踈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

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

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一段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

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中羌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竝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

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入之。一。又快寫一段極言秦之盛。篇首至此作一結。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先提立石。後乃著詞。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句。封。句。

祠祀。句。下。句。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前。應。其。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

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

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一。章。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

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一。二。章。碑。詞。古。質。三。句。一。韻。於是乃竝勃海

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一。此。立。石。頌。秦。德。乃。成。山。之。罘。亦。皆。有。石。而。不。著。其。詞。也。南

登琅邪。

此南字蓋之界之南亦東陞也

大樂之畱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

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一章皇帝

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

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二章皇

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

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三章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

四章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

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五章凡用五韻，兩句一韻，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

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

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又散序一段法變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

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又一章兩句一韻古之五帝三王知教

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

不行。二章首一句一韻明方長兩句一韻行字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

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一章三句一韻

既已。東巡之事完也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

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此東巡之餘事

始皇還過彭城。頂東巡之事已而還也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

南渡淮永。自東而至西南也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結東巡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又東至陽武博狼沙中

為盜所驚。句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一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

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



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

殺不已。一章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

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

臣頌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二章三句一韻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

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

外誅暴彊。武威旁揚。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一章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

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

烈。請刻之罘。二章俱三句一韻遂之琅邪。道上黨人。完東游之罘事三十年無事一而書

者爲始皇紀異也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一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

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一米石。千

六百。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一游又東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一刻碣石門。壞城

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彊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章一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

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

產。久未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二章俱三句一韻因使韓終。侯公

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一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一燕人盧生使入海。句還句以鬼

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

河南地。一用兵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一用兵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

上為塞。一用兵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

初縣。一禁不得祠。一明星出西方。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

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彝。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

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一段博士齊人淳于越

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

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

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一段反歸。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

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應殷周之王。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

儒所知。越也。指淳于。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

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當世。惑亂黔首。頓住下。又起覺。古質是章奏體。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

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

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

與成乎下。禁之便。通篇不說建諸侯單說禁古學。止破淳于越三代之王一句也。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

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一段文移。體亦古。湛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

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一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

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句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句長句好馳道大道也。復道夾道兩邊築墻人行其中也。阿房宮未成。句成。句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又注一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

北山石。擗山頂麗乃寫蜀荆地材。皆至。房頂阿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

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一盧生說

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

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

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

得也。一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一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

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

罪死。乃令以下皆弗令人知之號令也。

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

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此段是弗令人知注腳。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

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

已。一詳數始皇之過。一性情暴戾一事。耑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一耑任獄吏一事。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

不用博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

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一取容一事。一持祿一事。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不

兼方一事。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句諛句。不敢端言其過。一星占忌一事。天下

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一法令苛細一事。而神

仙不與焉。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韓衆徐市補。盧生等

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隄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一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一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譟弦之一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接上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暴。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

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章一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章二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三章俱三句一韻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從吳而來故自南至北也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句見句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

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

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從琅邪而北後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

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句封在中車府。令趙

高行符璽事所。句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

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

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

死。一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

謀。句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句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句立

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只數長

而事。句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行。句從直道至咸陽。發喪。一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

卽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

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



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一段補序鄴山二世

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

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

以象山。此段乃葬始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事。二世下詔。

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

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

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一

以始皇稱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

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一

此是二世自刻石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

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此乃改刻始皇石也。遂至遼東而還。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國策調好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一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

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因上崩故停阿房作酈者使之蓋土酈山也

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彛如始皇

計以上是始皇舊事以下乃二世新政也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

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

法益刻深一甚下便接陳涉起兵矣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

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

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一謁者使東方來秦居西陲凡天下皆東方也以反者

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

一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儻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一二年

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

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

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一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

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

等於鉅鹿。正可爲之時。頓住下接趙高以著權臣在內。而大將不能立功于外也。○一段外事。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

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

得朝見。頓住下又接盜賊事。此正是盜賊之病根也。○一段外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一段外事。右

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

猶不止。盜多。皆以戈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言

而事盡文。法高老。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墮。啜土形。雖監門

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鹵之勞。

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

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

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克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裔。以

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

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

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一段內事三年。章邯等將其

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一段外事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趙明

高殺之也○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

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

項羽急擊秦軍。鹵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一段外事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

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一段內事高

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鹵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

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

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一段外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

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崇。二世乃齋

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

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

郎中令即趙成

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

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

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傍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鹵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一段內事○自

陳涉起兵以來與趙高之事內外逐段夾寫以至秦亡皆趙高之罪也 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

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只四字結完兩篇秦之

喝一句為天下吐氣也 後五年，天下定於漢。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

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而羞與之侔。只此頓住好孰知萬世有公論哉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一曰：過秦論第三篇起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

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陔。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敵。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



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第一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騁牖繩樞之子。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第二篇起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

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返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

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峙。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饗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宣公饗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饗國四年。居雍之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饗國三十九年。天

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饗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鉤社。生共公。共公饗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饗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饗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畢公饗國三十六年。葬居里北。生夷公。夷公不饗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饗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饗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饗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饗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懷公從晉來。饗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饗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饗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饗國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出公饗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饗國二十三年。葬躡圉。生孝公。孝公饗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饗國四年。葬永陵。昭襄王饗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生孝文王。孝文王饗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饗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

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饗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編年序事固本紀體而中間膠毒反叛處并天下後改制易服處置酒咸陽宮處作阿房處盧生說始皇處陳涉起兵後與趙高夾序處俱極精神○紀中載諸詔書石刻奏辭俱極古雅渾樸足爲篇中色○秦始皇爲人性情篇中不序前借尉繚後借盧生口中補出尤爲神妙○太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三論另是一格其先載第三篇者論始皇興衰應贊中始皇自以爲三句次載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興邑于西垂等句末載第二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其三論文法另有批本茲不具○後襄公立一段不過載諸公生卒葬地想係秦紀偶編于此不足重輕而孝明一段傳係班固之論久附于末故不去也



#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一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

王翦所戮者也。一。項籍項梁並。提以下互序。項氏世世為楚將。立義帝案。封於項。故姓項氏。一。雙項籍。

項梁此下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句。去。句。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句。足以記名

單承項籍。句。劍。句。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一。頓住以下。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伏。抵櫟陽獄掾司

馬欣。伏以故事得已。一項梁殺人。與籍避讎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

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一。吳中

賢士大夫。吳中子弟。此舉事。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

代之。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

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忽於此序。出籍之才力亦從奇籍二字帶下。秦二世元年七

月。陳涉等起大澤中。以下入事。梁。其九月。會稽守通。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又折出。是時桓

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序事曲折詳盡須臾，梁胸籍曰：可行。

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皆懼服足矣，又加莫敢起三字，一時懼伏神情，乃見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所知豪吏及吳中豪傑吳中兵應吳中賢士大夫吳中子弟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應部勒衆乃皆服一皆懼服皆已憚籍衆於是梁為會

稽守。接法籍為裨將狗下縣，一廣陵人召平，忽分出一頭是於是為陳王狗廣陵，未能

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召平與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自此一路往西擊秦，篇聞陳嬰

已下東陽。又分出一頭是陳嬰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

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

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便字妙為王如此之易極寫一時草草異軍倉頭特

起。六字疑有脫悞。諸解恐未確。

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陳嬰與我倚名。

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一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黥布

蒲將軍凡六七萬人。初八千今軍下邳。一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又分出一

事省。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

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與項梁事合。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

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一項梁已并秦嘉軍。直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

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軍也。項

梁乃引兵入薛。誅鷄石。一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

報項梁。上一節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應上聞陳王敗。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

沛公亦起沛往焉。沛公乘便一句即插。居鄭人范增。又分出一頭是。年七十。素居

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

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

是項梁然其言。范增與項梁合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孫冒祖號生襲死諡

寫一時草從民所望也。以見非項氏本意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

號為武信君，一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又分出一頭是田榮起齊其前事不序司馬龍且軍救

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

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帶序齊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間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與項梁事合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

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

遂不肯發兵助楚。一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沛公項羽合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句去句西略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

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又別序項羽時項羽在外黃未去項梁起東阿。間接東阿事西北至定陶，再

破秦軍。此下單項羽等又斬李由。又點一句是項梁心上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

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本言將驕諱而卒辭令之妙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又忽插一宋義筆墨

捷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又插一高陵君遙遙伏脈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應秦兵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完項梁事前以項梁作主項羽沛公項羽去外

黃。間接向攻外黃不在定陶也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

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一路向西引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

軍碭。頓章邯已破項梁軍擊趙一下雙接一接懷王并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

擊趙，大破之。當此時，百忙中又分出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

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一楚兵已破於定陶。又提一句接懷王并軍懷王恐，從盱台

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徙，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頓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遙接在楚軍見楚王

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突出救趙二字間接圍鉅鹿後乃序救趙事奇文 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蝱，言欲破秦者不可。以救趙挫其鋒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

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只此住寫得驕態不堪 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

可。使者皆斬之。接手又下一令使人不堪之極然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

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寫宋義不堪 項羽曰：項羽不答宋義而序於高會之下

也。將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 軍無見糧。前士卒凍

雨止說得凍字此又找飢字一字之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攻

秦。乃曰：承其敝。轉一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轉二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三 今不恤士

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詞氣侃侃可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又寫一句 即其帳中。

使宋義無詞

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應前令。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此時猶推當是

時諸將。宋義也。將屬。皆懼服莫敢枝梧。敢起同。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只一句妙絕。想當時誅亂之下。所以立羽者必更有辭。因匆匆中只聽得此一乃相

句下。雖有言不及盡。不及聽矣。○只說立楚誅亂。並不言楚王明知其不然也。乃相

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假字猶。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桓楚至。見報命於

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楚王遣沛公并羽軍置

項羽日彊。懷王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先提。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又贊。乃遣當陽君、蒲

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先下。有一篇大文。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

河。自此復一。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應築甬道。大破之。殺蘇角。鹵王離。涉間不肯降。自燒

殺。正忙時。忽截住於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又提。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二層。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三層。諸

侯軍無一人人。惴恐。分作四層。一面寫楚兵。一面寫諸軍。於是已破秦軍。又總。項羽召

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又寫諸侯將一句以上。兩莫。項羽由是

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一應上三提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

一語頓住接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妒吾功。戰不能勝。不

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章邯事後即接陳餘一書情事適湊白起為秦將。南征鄢

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有功尚然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又說趙高句句是章邯心上語。句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

是司馬欣口中語。寫得章邯心動。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

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一陰使

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又一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三戶亡秦之讖軍漳南。



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

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項

羽。而流涕。為言。趙高流涕二字寫羞慚在此驚鈍亦在此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

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軍將秦軍為前行。一到新安。前破秦一段奇妙今伐秦必

入阮卒一事而畧定秦地函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

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鹵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壘一秦吏卒多竊

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鹵吾屬而東。秦必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

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

是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一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

入。只一句省整頓精神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沛公項羽至此分使當陽君等擊關。項

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先提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

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享士卒。為擊

破沛公軍。又提一句。危急之甚。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又提

校兵力是萬萬不敵者正寫危急。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

擊勿失。一又添范增一促若必不可解者下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項梁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

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一邊驚惶

寫得十分危急其妙乃爾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四十萬十萬前已提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兩為之奈何張

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

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素善留侯至此說明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

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正急時說閒話非閒話也正寫其惶急之態張良出要項伯項

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情事已盡日夜望將軍至，豈

敢反乎？接一句足見其急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又叮嚀一句足見其急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

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因言曰：沛公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且日享士夜馳且日自謝夜去且日見項王一至鴻門

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

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一件驚天動地事數語說得雪淡若無意於此者故項羽死心塌地

曰籍何以至此也辭令之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

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是時東嚮為尊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從

有亞父字故注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蓋項王上坐沛公客居右亞父陪居左是

一筆然亦變法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

屬皆且為所鹵。莊則入為壽。則字寫得快捷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

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

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得先問妙寫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

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

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向項王立瞋目視項

王頭髮上指目眦盡此段寫樊噲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寫項羽張良曰沛

公之參乘樊噲者也者者也句項王曰壯士項王二字妙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

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兩則字以但樊噲覆其盾於地

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寫樊噲神項王曰壯士兩壯士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一路設色至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

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

常也此數語對項伯言之對項王未言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應前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一片至理真

曰坐。前兩壯士字此一坐字別無他言寫項王心折之極。樊噲從良坐。前從良立此從良坐亦西向也。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

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

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語妙於是遂

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

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寫一時匆勿情景神似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

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又提一句點出四里關鎖前後沛公則置車騎應完從百餘騎此則字作且字解忙

也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應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

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前點四里為故此故

耳安頓沛公已去間至軍中一騎四步如風而行頃刻間耳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

之妙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此則字作就字

解直也多少則字字字不同用亞父受玉斗置之地上與坐照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

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鹵矣應若屬且沛公至軍立誅殺

曹無傷。一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應婦女無幸財貨無取并封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東函

南武關西散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猴名而冠耳。果然。項王聞

之烹說者。一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

諸將相。點一句項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

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

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

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寫出項羽心事四句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

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兩乃曰寫陰謀心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而三分關中。而字接上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丘。新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欣

獨雙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新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新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舊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新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舊趙將司馬卬。定

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新徙趙王歇為代王。舊趙相張耳。素賢。

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新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新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新義

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新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舊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新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舊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新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

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新田

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伏案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

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伏案番君將梅鋗。功多。故

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義帝先立而後序。諸侯先序而

化○因立因封因其舊也。餘自王自立。故立乃立。故不封。只平序去而不平。處自見。徙趙而封張耳。徙燕以封臧荼。徙齊以封田都。尤極不堪。故兩兩相比以形容之。

此作者漢之元年四月此後皆用漢之年月為提綱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一分封事畢總結一句

然也哉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

長沙郴縣義帝封地至此序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吳臨江王柱國擊

殺之江中一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一臧

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一分封後補出一田榮

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

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一補

田榮反齊一事是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

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

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

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一又補出一事是陳餘反趙是時漢還定三秦分封以後諸事紛紛幾與本文



隔絕故提一句料接入而定三秦一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收歸項羽齊趙叛之

事反藏起在高祖紀中章法之妙又疊一句并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分封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

敗蕭公角等一漢使張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

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一百忙中又插一漢之二

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

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鹵其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

而畔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一頓又

住疾接奉朔故春在冬後漢王事漢王部五諸侯兵常山河南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

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

其貨寶美人應收秦貨寶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晨擊日中入

如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

畫

水爲之不流。極寫項王氣勢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

晦。逢迎楚軍。逢迎二字寫得風雨有意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

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滕公爲太僕馭車如是

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

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又頓是時呂后住伏

兄周呂侯。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又補出一事是周呂侯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

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

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又截住自此一路往西下雙接一接田橫

分脈也一接漢王正脈也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一

別將擊齊幾爲忘却乘便插入一筆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

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

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坐中補出亞父此處補出歷陽侯附傳必詳然穿插使人不覺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

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一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問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

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兩使者句更持

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

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便中序完范增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間接急請為王誑楚為王法

奇然已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

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

門出走成臯中有九江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

信又截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又補出一事周苛樞公謀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

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鹵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

苛并殺樞公一漢王之出滎陽間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此

序出西門之後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

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

令其不得西。一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又補出一事是彭越擊楚遙接上敗蕭公角事時事

亂紛一手獨運而逐節寫來一絲不亂項王乃自東擊彭越。自西忽東暫也為彭越也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

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漢王彭越合序項王東擊破之。走

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此則作遂字解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一住又頓項王已定東海。

來。句。復自東而西總提一句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

食。又插彭越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

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約為兄弟事補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

杯羹。則又作亦字解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

益。祇益禍耳。項伯前為張良此與漢王約為婚姻也項王從之。兵鈍糧絕項王為此乃急著也已為

而羽亦自止上文明甚楚漢久相持未決。數葉以來事多文繁恐人未辨故又總提一句以見前後皆相持未決之事也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

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

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先寫樓煩所項王大怒。乃自被

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入壁。不

敢復出。連用三不敢。寫得生動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一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畧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走入成臯。一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又補出一事是乃使

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

王聞龍且軍破。則恐。則又作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一不重說止

急故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又遙接彭越千縷萬絲一毫不亂項王乃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則又作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自西復東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

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十五正為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

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

陽聞之皆爭下項王。一截住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接問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

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

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

是以項王信任之。一獄掾凡兩應分封一點見其私也此處一當是時項王在睢陽

又接睢陽事合入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復自東漢軍方圍鍾離味於滎陽東補序一項

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一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疲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此范增之所不聽者也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

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忙中

此間事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自此解兵東歸項羽不復西矣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大半。巴蜀三秦燕趙韓魏齊梁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天亡二不如

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良平一說漢五年

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信越方為齊王梁期會

而擊楚軍。至罔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漸近垓下。又縱一筆為項羽生色。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

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

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

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一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

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

下。垓下再點見四路軍。馬畢集氣勢洶湧。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兵食凡三點是項王致敗處。回護項王非戰之罪。或

乎其然。漢軍及諸侯兵。信越劉賈周殷等。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正戰陣中忽寫漢軍

歌。楚王歌。點綴幽。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

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寫得幽秀清倩。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可柰何。柰若何。若無意義。乃一腔怨憤。萬種低徊。地厚天高。托身無所。歌數闋。美人寫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極矣。○歌詞清新俊逸。不作粗鹵倔強語。妙。

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寫項王如許風流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一○前就傍人寫一筆

神飛此寫悲涼令人淚下昔所云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

應八千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忽而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

澤中以故漢追及之完直夜潰圍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至二

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

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一篇大文字必有總結然今卒困於此

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呼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

將刈旗此三勝也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又呼歷落頓挫豪憤乃分其騎以為四

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三處山前未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斬將事亦分兩段寫中

是時赤泉侯楊喜此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前借樓煩此借赤泉侯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史記論文項羽本紀六十五中華書局印行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只

字反寫得意之語騎皆伏曰如大王言一君驕臣諂一倡一和極於是項王乃欲東

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

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直掉至篇首呼應是通篇章法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應子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作一頓躊躇四顧曲盡情景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又就馬上模寫一番不知其人視其物正襯寫項羽

也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

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解胃露面也字新指王翳曰此項

王也又傍寫一筆想當時指目項王神色俱動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

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

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先寫王翳後序四人小小中亦具章法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

其地為五縣購萬戶之地也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

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詳序作分王一段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

漢乃引天下兵。寫得氣勢然正以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

魯父兄乃降。父兄字好是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以魯事作

魯直掉至懷王初封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約爲兄弟

收盡通篇神妙乃爾得無之感何。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完項桃侯平臯侯玄武侯

皆項氏。賜姓劉氏。又引三侯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

之暴也。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蠶起。相與並爭。不可勝

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齊趙韓滅秦。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極贊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

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

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一贊中五層轉折唱歎不窮而一紀之神情已盡

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  
 之文如破秦軍處斬宋義處謝鴻門處分王諸侯處會垓下處精神筆力直透  
 紙背靜而聽之般般闡闡如有一百萬之軍藏於一袖運豈非難事他於分封以前  
 時四海鼎沸時事紛紜乃操三寸之管以一手獨運豈非難事他於分封以前  
 如召平如陳嬰如秦嘉如范增如田榮如章邯請事逐段另起一頭合到項氏  
 百川之歸海也分封以後如田榮反齊如陳餘反趙如周呂侯居下邑如周苛  
 殺魏豹如彭越下梁如淮陰侯舉河北逐段追序前事合到本文千山之起伏  
 也而中間總處提處間接處遙接處多用於是當是時等字神理一片○項羽  
 起兵伐秦是自東而西伐齊則自西而東與漢王戰又自東而西忽化而為二萬六  
 江則又自西而東東西字是一篇眼目○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為二萬六  
 湧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嘆○項梁項伯范增是附傳蓋紀其始并序其終如江  
 帝處亦頗英武不是避賢割席一流故堪為沛公編素

###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高祖太公不著名諱也餘本紀同母曰劉媪一其先

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高紀前

其神異以為帝王已而有身遂產高祖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  
 受命之符此其一

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先寫其形貌氣

本先揚之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此則少抑之  
 句亦疎古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神異二或來酤或留飲則倍售也作兩項解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一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

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一雄渾冠冕氣局闊大項羽亦嘗為此語未免天淵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座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應無不乃給為謁曰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句起迎之門先突作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

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一揚蕭何又一抑塵埃之中人不易識蕭何尚

然可為一嘆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極力寫高祖氣度已有籠蓋酒闌呂公

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句後又後出也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不寫高祖作謙讓語妙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呂公

許女心事未曾說出故借呂媪一跌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乃呂公終不說出而意已明甚妙一倒插一筆高祖為亭長提綱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縛有一老父

結呂公事

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先有一相者此又出一相者一虛一實一主一陪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

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傍舍

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

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先呂后次兩子次魯元中作一颺乃出高祖遂段逼入小小段落中亦具如許文法高祖乃

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二神異三高祖為亭長。接亭長乃以

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一正忙中插入閒事

致高祖以亭長。按亭長提綱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

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兩句寫得磊落豪邁酷似高祖氣度徒中壯士願從

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

祖醉，點明醉字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蛇橫徑上既斬之後蛇分為兩負痛而豁

開數尺故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始則被酒繼則醉此則醉後人來至蛇所來一人相對

數字亦不輕下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

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

不見。神異四赤帝子白帝子不可解正以不可解為異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

從者日益畏之。一負而從者日益畏。數語中步趨不亂。先言至而後告。先言覺而後喜。喜而自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

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正寫其自負處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

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神異五

求得更奇。天子氣奇雲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一後多欲附之

更奇相映成文。一絲不亂。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先日益畏之

步步緊入。○序高祖先于虛處序其瑣事俱用。秦二世元年。以下用秦紀秋陳勝等

疑鬼疑神之筆。其實一紀提綱後乃序其實事。秦二世元年。年紀實也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

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一結一

前於是樊噲從劉季來。問上一句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

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諸侯並起。今屠沛。一段是為秦守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一段

是背秦。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又緊一句收以促之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

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

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

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又為蕭曹補寫一筆筆力完繕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珍怪頂上五段神異作一句結卜筮虛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又

寫一筆詳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寫一時創興氣象闊大便不是草竊一流

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百忙中又閒找一筆結完赤帝子事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

樊噲等，間接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一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

周章軍，間接西至戲而還。一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一項氏起吳。插陳涉燕趙齊魏項氏事只略

寫是高紀體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間接守事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完泗川守事沛公還軍亢父，至

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

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完守豐事沛公

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緊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因攻豐事生乃往

從之欲請兵以攻豐。頓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又因景駒事生出章邯將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

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從甯君欲為攻豐之地攻下邑拔之還軍豐

一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

兵攻豐。始完攻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沛公亦聞陳

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

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以上俱項梁事沛公正從項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

之。以上從項梁至此分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

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一路戰功至此頓住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間項梁死引

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又頓章邯已破項梁



軍。問接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忙中欲插

用當是之時便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一又顧秦二世三年。楚

懷王見項梁軍破。問接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

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一趙數請救。問接兩事雙寫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

救趙。一令沛公西略地入關。項羽救趙是客沛公入關是主必點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

句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提項羽伏案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僂悍猾賊。項羽嘗攻

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此言羽之暴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

此言楚之不利陳涉楚王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

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僂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結兩段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一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

秦軍戰不利。還至粟。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屠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一先序沛公不利。所以託出酈食其。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

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

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

沛公襲陳留。說詞詳酈傳。此不詳。寫是本紀體下同。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

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狗。插一句完。楊熊事。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一當是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從旁突插一句為。促沛公入關也。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犍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

龔走保城守宛。寫一路戰爭所以。托出張良陳恢。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為司馬印也。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

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

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即應張良所云。正中沛公心坎。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

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

不下者。應通行無累。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

皆降析酈。一段是無不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

趙矣。科插一句又疾接。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

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

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

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

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破之因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以下用漢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接連寫來聲勢。赫奕正為入關之地。漢元年十月。紀年體也。遂先諸侯至霸上。一收先諸侯者。止應項羽。司馬印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

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以下事寫高祖王業處處遂與項王對照不殺秦子嬰一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

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

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除秦苛法三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食酒。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

公不為秦王。一句總收上數節先言秦人喜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內而發秦人歸心

以為高祖王關中定矣孰十一月。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果字直從項羽怨

知其不然哉此反剔法也及沛公遂先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先提明力不及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

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傳千言此則

此亦不增而情事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鴻門事高

俱盡豈非大手筆處約畧序去止一句放倒項。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立誅曹無傷。一門事項

羽不說壞高祖是本紀體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對照項

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

天下約。長句遙接前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

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一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於立沛公上明著負約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

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

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

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荊。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

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鐔十萬戶。分封事羽傳亦

如此寫然羽傳是爲項羽稱快此紀是爲沛公聲屈字句如一而看去神理自是不同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一漢王之國。

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寫漢王得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

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

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

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

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韓信說詞亦只略寫一重本紀也忽又頓住項羽出關。使人徙義

帝。韓信說詞未完緊接項羽失策事機適湊文機亦適湊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

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一項羽

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又橫出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

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一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又橫

出一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

史記論文高祖本紀七十二中華書局印行

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韓信之計未成

起四面紛舉正為韓信之地故一齊序入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頂上三節間接說詞直瀉而下從故道

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

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

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

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一段散序事二年。漢王東略地。間接上塞王欣。翟王翳。河南

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接上鄭昌為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韓王昌已破也諸將以萬人。若以一

郡降者。封萬戶。插一句是繕治河上塞。一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一正

月。鹵雍王弟章平。一大赦罪人。一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句還句張耳來見。

間接張耳漢王厚遇之。一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一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

亡歸漢。王豹將兵從。下河內。鹵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以義帝死故。應上義帝之弑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

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詞雄渾而不勁。刻入而不深。簡淨而是一不佻字。字精振是漢人第一篇文字。是時項王北擊齊。漢王正欲發兵布告天下。入項羽章。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

法神化。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

繫鹵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項羽又生齊王反楚城陽。項羽

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三曲折從項羽心上寫即漢王以故得劫

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

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

以爲質。一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百忙中又

塞王四筆一面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

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忙中

住。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闕接彭城及取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



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一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

山川以時祀之。一興關內卒乘塞。一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重回筆寫英布龍且戰事筆法如龍不

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

京索間。一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

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鹵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一漢王乃

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一漢王軍

滎陽南。間接上大振滎陽京索之間以下重寫項羽戰事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

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疎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

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一漢軍

絕食。間接漢軍乏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

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一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

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一漢王之出滎陽。漢王既遁內寫城中一筆即回寫漢王出

目不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

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

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

一頓是時彭越渡睢水。又接入彭越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

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一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四句夾序雙

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樞公而鹵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間接張耳韓

趙事前兩人合此下兩人分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一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

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上插收趙擊齊客復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

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一正欲與戰又頓住下復插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一淮  
 陰已受命東。間接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  
 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一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  
 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  
 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一又點彭越雙收上兩段四年。項羽  
 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  
 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一兩邊正欲合時偏又懸住韓信已破齊。又插韓信事使人言曰。齊  
 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  
 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一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因韓信插入項羽說信事何等輕便使盱台  
 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一楚漢久相持未決。又回接本文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餼。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誅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第一罪即說負約事。足見豁達而第十罪即總數事。用也。字作結奇文。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用刑餘罪人更添色澤。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鹵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畱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一。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雙插入彭越韓信事。項羽恐。

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

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一。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

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一。及劉

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

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寫其氣勢為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一。五

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提一句頂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

獨單寫一句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敘置明白

極予韓信也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句。却。句。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

陰侯復乘之。垓下之戰。淮陰自當前陣。必以為一戰破楚。偏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

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前作三層寫此大敗垓下

三層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

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一。三年軍滎陽以來

畢

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一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

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

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

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一皇帝

曰。即武王未下車而封唐虞之後意接寫見漢王大畧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

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

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一

前寫項羽分封一段此又寫漢王分封一段兩處照耀不見重沓天下大定。勒一句總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一五月。兵皆罷

歸家。接天下大定臨江定楚事餘波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

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先出一段淺高祖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楚漢兩爭

一篇大文至此已畢不可寂然更住故即高祖一問先高起王陵提論一番後即高祖自己提論一番兩兩相比一篇文字至此收盡高祖欲長都雒

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一六月大赦天下。十

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

相噲將兵攻代。一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項氏之將項氏敗。

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

幾恐。故反。利幾亦是項事餘波故詳寫六年。此下半年篇起處天下既定事體既少只換年平序去是本紀體高祖五日一朝太公。

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

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一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先借左右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

是日大赦天下。一是日好恐天下之疑懼。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

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

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一後十餘日。封韓信

為淮陰侯。十餘日頂大赦之。是日也。寫高祖滿心慚愧。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

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因執信分

國事接封賈交事。因封賈交。接封齊王事。即接田肯云云。何等神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一七

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

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先為圍平城。解嘲。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

城七日。而後罷去。一令樊噲止定代地。一立兄劉仲為代王。一二月。高祖自平城。過



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一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一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一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畱。一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一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一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一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高祖微時一段未有照應故借此數語以結之寫英雄得志可浮大白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一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一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一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一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提上一句豨將侯麻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一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一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謀反關中好關中帝都身在朝廷豈能反哉夷三族。一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復欲反好既已廢遷身在陷甯豈能復反哉史筆。遂夷三族。一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一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一立子長爲淮南王。一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未央之語樂此語悲壯極沛父

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高祖起沛一段未有以結之十餘日。高祖欲去沛

父兄。固請畱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

復畱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直應

對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一為沛為湯沐邑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篇首

追得。斬布鄱陽。一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一

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

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一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一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縮

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縮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

者。立皇子建為燕王。一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

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英雄氣槩又寫一番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一已而呂后問

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

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

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先作不了語頓住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

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

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

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一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間補接前事丙寅葬。一己巳立太

子。至太上皇廟。一在上皇廟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高祖起微

細直應至篇首高起王陵述一遍高祖未央宮自述一遍過沛為漢太祖功最高上

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一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一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紀後嗣住暗起文帝一紀諸王世家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

矣。高祖一紀甚詳贊中只言其治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高祖一紀甚詳贊中只言其治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如祖開創之時。事務極多。則便難捩矣。看他東穿西插。縱橫不亂。如繡錯。如花分突。起忽住絡。驛不絕。如馬跡。如蛛絲。或一齊亂起。如野火。如驟雨。或一段獨下。如澄波。如浩月。萬餘字。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辨此。○先寫項羽。紀接手。又寫高祖。一紀一節。對看始見。其妙。○項羽每事為一段。插入合來。猶好。下手中。字是寫高祖。兩篇對看。始見其妙。○項羽每事為一段。插入合來。猶為難事。○高紀則將諸事紛對。碎組織而成。整中見亂。亂中見整。絕無痕跡。更吏處斬白蛇。處篇後寫之。如未央。上壽。處沛。中留。飲處。病時。却醫。處寫其。裕達。

本色語語入神○紀中插入諸事亦用是時當是時及於是等字則與項紀同之

### 呂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孝惠附紀女魯元太后。一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

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一紀許多人惟呂后戚姬孝惠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

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孝惠趙王為要故先提明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又將戚姬呂后對寫形容情事乃盡如意立

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一留侯策呂后為

人。至此始入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一傳在也為呂后諱故只一

筆帶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

呂釋之為建成侯。一帶序諸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呂后縱恣

于高帝崩後故前略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恆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

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八子除孝文有本紀齊淮南有世家餘皆附高祖弟交

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三人因八王帶序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遙接上易太子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

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王病只作一掉語奇肆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

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

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先作一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

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

王友為趙王。插淮陽王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頂上酖趙王中插酈侯父一句紀體如此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奇名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

彘。孝惠見。句問句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

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完趙王如意事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插楚王齊王事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

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

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卮取卮泛卮。連絡有色澤。齊王恠之。因不敢飲。

詳醉去。句。問。句。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句。憂。短。句。促。節。寫其忙亂。齊內史士說王

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

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太

后。此是偃未王也。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句。罷。句。歸齊王。插齊王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

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就半城就。作兩層寫。諸侯來會。一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

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

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

得脫禍矣。一言喪邦。非良子也。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呂后縱恠在高

帝崩後。諸呂縱恠。在惠帝崩後。逐層跌入。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卽位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

出。太后太后稱制。歸到太后是呂后紀體。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

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陳平。絳



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噓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

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

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一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

因而決事。呂后專制。突接王諸呂一事。得王陵一諫。頓住。忽又接平勃從諛。下可王

起章法之妙。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欲王

虛等所謂迺迺而起也。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

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

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

侯。張買為南宮侯。兩乃字接得好。兩樣意思。兩樣用法。太后欲王呂氏。又接前欲王呂氏。乃先王後

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

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太后許之。前乃字此風字請

獨斷王是創故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一字侯尙輕故越勢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爲肅王。

太子嘉代立爲王。一三年無事。一四年封呂頰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

其侯。呂忿爲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數段接連俱寫諸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

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呂事正見其不堪孝惠崩。太

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名之所名子我

未壯。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

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

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兩對一總遣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懼亂不能繼

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

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

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又點太后一筆是正傳體以軹侯朝爲常山王。一置太

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一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一六年十月

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一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

子興居為東牟侯。一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插淮陽王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

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于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

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

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歌亦插抑鬱丁丑趙

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完淮陽王反事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

左右曰。此為我也。一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插梁王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

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一太后女弟呂類有女

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

琊王。以慰其心。一 曲寫太 后心事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插梁王事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

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

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前歌明此暗寫蓋叠載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

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一完梁王恢事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

為魯元王。一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一三趙王皆不終太

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

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完燕王建事高

外呂后殺其三殺其嗣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

東平侯。一。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

如意為崇。高后遂病掖傷。一寫得與彭生一樣冥報之說自古有之高后為外孫魯

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

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

食邑五百戶。一寫呂后善後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

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

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

所制。一寫呂后權變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

赦天下。一呂后死後恩澤以收服人心長王諸呂此老嫗奸甚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一高后已

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一以呂王為相國者遺詔也以審食其為帝太傅者高后葬後也非太后之意也朱虛侯劉

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忽提朱虛文章上下關鍵處當是時。諸呂用

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一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

誅。二層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

三層一層寫諸呂兩層寫朱虛一時情事紛撓故以三層分寫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

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

齊王語中。一省筆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

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

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一段數高后時事今

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

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一沒數高后崩後事雖無多語而詳盡嚴正是一篇筋節文字寡人率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即用高帝稿素詔法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

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語簡

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

西界待約。一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

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諸呂心事前已序過一遍此再序一遍寫其

功灌嬰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與前所及魯元王呂后外

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又應魯元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

先寫呂氏氣勢赫奕正為平勃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寫列侯羣臣太尉絳侯勃不

得入軍中主兵。并寫絳侯亦無可奈何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

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先安今太后崩

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又中

兩路一逼。說乃得入。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

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一頓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一危

之中得此一說。閱者至此必曰。賴有此耳。乃又作一颺。急中倍急。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頹。頹大怒曰。

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一寫呂

術竟與高左丞相食其免。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前有呂產猶豫。呂頹一怒急矣。今又有賈壽

事機以見一路逼仄之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一面矯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

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一面再呂祿

以為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前喬內太尉至

入軍門即發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太尉行至。

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前太尉矯節呂祿歸印兩節對起太尉入軍門止承矯節一節故追序一筆承還歸印事勿忙之中故用夾序

法太尉遂將北軍。一然尚有南軍。又補出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促呂產

入宮事百忙之中一絲不漏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

尉毋入相國產殿門。不令其入宮也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又應一廼入未央宮欲為

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又增一筆正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勿急之中偏能細寫其朱虛侯請

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庭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寫天

是高帝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前殺產極

之神靈以故又提一句。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

載。因節信馳走。寫朱虛靈變迅捷大是妙人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又斬一人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

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又提一筆以見誅產之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

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一篇惶急恐懼一篇紛更縱恣至一此收功覺耳目清曠筆墨恬靜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一戊辰。徙濟



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又帶梁王趙王事作餘波

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

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并收完齊王灌嬰事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

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應所名子

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

前云美人子直非呂后子耳未必非孝惠子也此直名他人子是當時深文

黨深

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

只一句并將少帝牽入呂氏之

或曰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

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

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

借齊王淮南王兩層引起一詳一略

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

一層最長二層

仁孝寬厚。

三層太后家薄氏謹良。

四層且立長故順。

五層以

仁孝聞于天下。

六層以三十層寫短俏乃爾便句

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

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

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

一序得

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

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

直應篇首非劉氏不

王今且非劉氏不帝矣

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

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

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

亦序得簡淨前誅諸呂一段雄壯飛動故又序此兩段安詳容與以終此篇

代王

即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

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

張兵亦作三層寫細事耳必不肯一筆寫完文家之衣珠也

代王遂入而

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完少帝等事

代王立為天子。二十

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無為。故惠帝

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

殖。然便住奇文

一氣直下忽

呂氏一紀中附孝惠兩少帝三朝及高祖諸子七王與諸呂之事叢雜糾紛幾

于無處下筆偏能一手握管拈一頭即放倒一頭放一頭即另起一頭憑他四

面而來我能四面而應且脈絡輸灌章法蟬聯絕無結撰穿插之痕跡可謂鬼

神於文者矣。○誅諸呂一段。軍事在倉卒始而齊王起兵。朱虛與居造謀繼而灌

嬰將兵。鄼商游說太尉入北軍。朱虛入宮衛帝。多少情節且諸呂待灌嬰處。鄼商給呂

猶豫繼而平陽侯恐不勝太尉。恐不勝多少情節且諸呂待灌嬰處。鄼商給呂

史記論文呂后本紀八十六中華書局印行

氏處賈壽促呂產處平陽侯馳告襄平侯矯節處平陽侯又馳語處多少  
 態接手寫來一絲不亂而一時之事無不曲盡所以為奇○一篇匆忙文字借  
 文帝雍容揖遜以為  
 曲終雅奏令人神怡